

读懂了西藏，
就读懂了世界

雪域别恋

Love in the
Snow Mountain

祝平
◎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雪域别恋

Love in the
Snow Mountain

祝平
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域别恋 / 祝平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360-5483-7

I. 雪… II. 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7722 号

责任编辑: 李倩倩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625

字 数 36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读《雪域别恋》（代序）

刘铁生

长篇小说《雪域别恋》，即将由花城出版社付梓。作者祝平在封底标示：“谨以此书献给曾经和正在为保卫边疆、建设西藏而流血流汗的人们！”祝平嘱我写读后，战友情谊欣然应笔。

雪山环绕的西藏，历史久远，古迹遍地，民族文化绚丽多姿。广袤的雪域高原，地球上还尚未被现代文明染指的最后净土，神秘而高远。有人幸运走近它，而世间的很多人只能远离它翘首遥望，为这片离太阳最近的高天阔地所诱惑。

祝平不仅走进西藏，而且有幸用生命中整整20年的青春岁月生活在雪域高原。

20年后，当他回首在那最富有最艰苦年代里的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刻骨铭心的往事，激发他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于是成就了这篇《雪域别恋》，同时也满足了渴望了解西藏的人们。

西藏边防，金戈铁马的地方，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交汇点，刺激、惊险、离奇、悬念丛生，有着许多未知和诱惑。

《雪域别恋》取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藏亚东边防，小说主线以边防军人次仁多吉与梵国女郎丽达的感情纠葛开始，展开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小说超越了国籍、种族、信仰的不同，刻画出人物浓郁的人性之美。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以飞快速度向前发展，社会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关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气象。作者敏锐的时代眼光，在特殊环境与背景下，塑造了小说主人公次仁多吉化干戈为玉帛、解恩怨为情谊跟随时代向前发展的人物形象；描绘了一段令人颂扬的雪山恋歌。

同时，作者以高昂的激情，抒写了与雪山为伍，常年过着单调生活，经历激烈边境斗争洗礼，在雪域高原无私奉献青春和生命的边防军人。他们有理想、有文化、有知识、忠于祖国，热爱和平，作者笔下的雪域戍边军人，是雪山蓝天下一道

靓丽的绿色风景线，也是长篇小说的又一读点。

《雪山别恋》引领人们走近边防军人，感受他们壮美博大的情怀，让人们为戍边军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希望而震撼。

《雪山别恋》以优美抒情笔触，掘取生动又强烈生活气息的细节，折射和反映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走笔跟性情，比较人性化，也更加艺术化，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小说中梵国丽达索要雪莲花的描写，人物的人情、人性表现自然。

“次仁多吉似乎看见一双魔掌在抓扯美丽的雪莲花，撕扯着祖国的身躯。

压住扳机的手在颤动！

次仁多吉一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像一座铁塔。

突然，‘铁塔’动了，次仁多吉弯下腰，连根带土地拔起雪莲花，猛地朝女郎扔了过去！”

这些生动的细节，入骨三分地表现了边防连长次仁多吉善良的菩萨心肠，崇高的军人形象。

曲折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也随着故事的展开不断地得到升华。次仁多吉对祖国和人民赤诚的精神为人信服，在个人情感上他同样是生活的智者，他勇敢地摆脱陈旧的观念，理智判断道德是非，读作者笔下的次仁多吉既振奋人心，令人热血沸腾，又为他个性的张扬欣慰。这是作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性思考，作品给人物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一思想的高度源于作者在西藏长期生活的积累和丰富多彩生活的体验。

丽达，一位梵国备受屈辱的女性，多磨多难的人生遭遇烘托她的正直与善良。她渴望和平，追求爱情，有着雪莲花般能体现生命美丽及执着追求美好未来的特质，她热爱西藏文化，热爱中华民族，热恋次仁多吉也更被人们喜爱。

哥伦卡，梵国一个边境小镇，从那里可以眺望西藏境内的珠穆朗玛，丽达常常遥望那牵动着她那颗心的地方，看夕阳燃烧的红色雪峰，也燃烧着思念次仁多吉火热的心。

《雪域别恋》反复而又重笔地出现鸽的描写，小说中有翱翔蓝天的鸽群，有系着雪莲花的白鸽，有受伤带血的鸽子，还有金属做的鸽。鸽，和平的象征，丽达心灵的向往，她与次仁多吉恋情的信物。鸽的描写为全篇小说的纽带，每一次鸽的出现，都是喜怒哀乐情感的述说，其间既有满天的阴霾，也有灿烂的阳光。以鸽子为象征，形象而又抒情，应为神来之笔。

小说中鸽的描写之一：

梵国女郎从身边的一只笼子里，拿出一只灰色的鸽子，把它放上天。

战士们明白，是那只幸存的鸽子，脚上还绑了半朵洁白的雪莲花。

鸽子“扑扑扑”地舒展着翅膀，向蓝天冲去……

鸽子在蓝色的天空盘旋，升腾……

大家朝晶莹的蓝天望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欢愉……

小说又写道：

快到关口了，丽达停住脚步，从次仁多吉手中接过行李，背在身上，深情地望了次仁多吉一眼，迟疑着从身上摸出一个金属做的鸽子，送给次仁多吉：那只死了，这只要让它……丽达再也说不下去了，转身走了。

次仁多吉拿着那只鸽子，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像一尊石雕。

全篇结尾似乎随意再写道：

丽达：“你那上衣口袋怎么鼓鼓胀胀的？”

次仁多吉深情地：“装了那只鸽子！”

一语双关，鸽子最终成为幸福的句号，句号深切的内涵是丽达幸运地加入了中国国籍，一对隔山相望的恋人终成眷属。

《雪域别恋》小说中的平实质朴的人群，虽然他们不是以英雄人物出现，却强烈地印在人们心中。厚重稳朴又气宇不俗的边防团长白万严，视一生献给边防才有生命意义的政治指导员陈立，为了他人而燃烧自己的战士郑全胜、吴永强、蒋世界，乐于助人的文工团员白琳，他们忠于祖国和人民，在艰苦卓绝的边境斗争中义不容辞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但，他们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生活中他们包容一切，关爱别人比自己为重。作者以平视的角度叙述他们，读后感到小说中的人物就在生活之中，自然也就认同了他们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小说的人物为读者接受。

其实，英雄不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英雄情结。作者很好地把握了这点。

我之所以喜读《雪山别恋》，还因为小说中有次仁多吉的阿妈，扎西贡布老藏医等，他们身上体现着藏民族纯朴和善良。

次仁多吉的阿妈，以母亲的慈爱接受了丽达，还夸次仁多吉能娶上丽达是菩萨给他的福气。连深知次仁多吉和丽达婚事一波三折的次仁多吉的舅父，也机灵巧妙

地成全婚事。丽达激动地说，阿妈的眼睛跟天上的达娃（月亮）一样明亮。真是草原再广阔，也没有藏民族的心胸宽广。

扎西贡布老藏医，是小说中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扎西贡布对自己的家乡和祖国的眷恋，虽然有着扭曲的过程，他亲眼目睹西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百姓安居乐业，信仰宗教自由，寺庙和文化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小说文字的表白印证了扎西贡布的心，在大昭寺扎西贡布磕了一长头，在布达拉宫金顶，他久久不愿意离去。扎西贡布恋家爱国之心如高耸入云的雪山，洁白晶莹。

难怪作者在“心说”中写道：

草原，因为容得下每一棵小草，
不论其枯荣，所以，茫茫无垠。
雪山，因为容得下每一粒冰雪，
不论其大小，所以高耸入云。
江河，因为容得下每一滴水珠，
不论其清浊，所以，一泻千里。
宇宙，因为容得下每一颗星星，
不论其美丑，所以，壮丽无比。

祝平的《雪域别恋》创作完成，用了整整15年，这不啻是一个以文字来打磨、以思考来淬火的文化苦旅，而是生命的投入；文学作品不只是技巧问题，而是情感的精诚所至。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阅读的过程，读自己的感情，读自己的生活，读自己的心。《雪域别恋》即是如此。

《雪域别恋》的故事和人物，它之魂似风驰骛在万里风雪高原。那巍峨的高山，那冰肌玉肤的雪峰，那狂暴的风雪，那急湍的江河一齐融进戍边军人炽热的情感和崇高的精神里。

《雪域别恋》如生命的赞礼，让读者获得生命的感动。

2008年4月8日



目 录 <<<

我读《雪域别恋》(代序)/刘铁生/001

第一部 <<<

女郎在寻觅着 / 003

生命禁区的战斗 / 007

裸体照片 / 015

女人是一本哲学书 / 017

女郎又出现了 / 042

真理穿上花衣服 / 045

宇宙之灵气 / 049

第二部 <<<

迷住了 / 055

热闹的婚礼 / 064

黑影冲进了屋子 / 071

女人是老虎 / 083

敌情通报 / 087

上当了 / 096

话成箩 / 100

精神永恒 / 104

蓝天下的吻 / 114

噯嘛呢叭咪吽 / 117

第三部 <<<

- 西藏边境风云起 / 121
- 紧急调令 / 122
- 第一道命令 / 123
- 第二道命令 / 125
- 雪山奔袭 / 126
- 丽达拜师学藏医 / 135
- 吃饭立功 / 143
- 天仙来慰问 / 148
- 花鲜蜜蜂多 / 155
- 树阴凤凰多 / 161
- 秘密机关 / 163
- 一封求爱信 / 167
- 发现窃听器 / 169
- 认识一个年轻人 / 180
- 一份敌特情报 / 185
- 绿色地球之血液 / 188
- 白万严大发雷霆 / 191
- 塑胶裸体女人 / 192
- 李尼玛次仁失踪 / 195
- 丽达去找白琳 / 198
- 碰见李尼玛次仁 / 200

抢救战友 / 202
又收到情报 / 204

第四部 < < <

雪山奇迹 / 211
耳红面赤的治疗 / 226
机密的“十条诫命” / 229
中国还能不强大 / 238
雪的塑像 / 239
阿妈嚅动的嘴 / 241
丽达的主意 / 248
风云突变 / 260
扎西贡布回来了 / 263
久久不肯离去 / 278
神秘的金刚神舞 / 280
突然失踪了 / 284
部队捎来信 / 289
丽达：雪山牦牛！ / 292
吉祥的彩虹 / 294

后记 / 郑莉 / 300



第一部 <<<

从混沌中走出来的人类，在宇宙的长河中留下了长长的脚印。无数的脚印对我说：不属于自己祖国的人，他也不属于人类；不热爱人类的人，他也就没有祖国。

——心说

女郎在寻觅着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对于巴里拉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关闭了二十多年的口岸，今天要重新开关了。

这天早上，离起床时间还有三十多分钟，巴里拉边防站站长次仁多吉就起了床。全副武装地来到观察哨棚，站在水泥台阶上，用双手整了整大檐帽，紧了紧腰带和背着手枪，从兜里摸出一副雪白的手套，抖了抖，麻利地把它戴在手上，然后，背着手，像个威武的将军，环视着巴里拉口岸，还不时地将望远镜架在眼睛上朝远处观望着。

巴里拉口岸，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南部亚东边境与梵国山地边境的接壤处。一条泥石路面的公路慢吞吞地从梵国那边蠕动过来，在边界处打了个盹，然后钻过两国设置的、已经长满了野草的路障，又懒洋洋地爬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边防站驻扎在平坝中间那座陡然崛起来的山包上，像一个天然的碉堡，居高临下地控制着整个巴里拉口岸。但是，边防检查站每天大量的工作都在公路入境处的路障旁边——在那里接待出入境的外国和中国的边民。因为这里自一九六二年那场十分令人不愉快的战事后，一直没有能正式开放。我国政府为了照顾双方边民的传统习惯，允许边民们进行一些小额边境贸易。尽管是这样，从巴里拉口岸进出的人员越来越多，边境贸易也越来越红火。

高原的二月，已经出来游玩了大半年的冬姑娘，野性未改，还依恋着巴里拉口岸的美丽和热情，迟迟不肯回到家乡去，四周的山峦和坝子还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巴里拉口岸像一个用银子做的盘子。

东方的天空越来越明亮，紫红色的天幕上射出几道淡淡的霞光，太阳从锯齿般的雪峰中升起，它不像平原上的朝阳显得那样的活泼幼稚，一出来就是那样的成熟和老练。

镜子似的雪原，反射着白亮亮的光芒。次仁多吉的眼睛被刺得发痛，赶紧摸出一副墨镜戴上，仔细地朝边境的关口方向观望。

今天的天气真好。天蓝得那样地深，那样地纯，那样地远，那样地洒脱，没有一丝云。

天气就是金钱。梵国商人们为了抢好天气，也为了凑热闹，急急忙忙朝关口赶来。顿时，梵国公路上人声鼎沸，马达轰鸣，喇叭声声。

商人们、边民们走到关口处的一栋平房，排成几行，在等待着过境。次仁多吉这儿看看，那里瞧瞧，不时地在检查人员耳边嘱咐几句。

闸门打开了，人们涌进通道。

在等待入境的人群中，一个身着艳丽的女郎，瞪大眼睛朝我方检查人员寻觅着。正在执行检查任务的战士郑全胜无意地抬起头，朝受检的人群看了一下。女郎慌忙地把头掉开。有些警觉的郑全胜，悄悄地朝女郎扫了一眼，他沉思了一下，站起身准备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站长次仁多吉，但是，这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次仁多吉大步朝办公室走去。

人们慢慢地向前蠕动着，检查员在一个接一个地验证。轮到女郎检查了，女郎显得有些激动，郑全胜请女郎拿出证件。女郎赶忙从兜里拿出一本证件递给郑全胜。郑全胜仔细地看证件，上面写着姓名：丽达。国籍：梵国。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郑全胜把证件还给女郎。女郎接过证件，进入海关通道。郑全胜示意一位海关关员注意一下女郎。在海关通道，关员和蔼地帮助女郎把东西打开，然后却是仔细地检查。

看来女郎是个做小买卖的，背篓里装的净是些梵国产的首饰、化妆品、香水、鞋、袜等等东西，琳琅满目地摆了一地。海关关员拿起这样东西看看，那样东西瞧瞧，但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发现。关员示意女郎可以走了，女郎十分仔细地把东西一样一样地重新放在背篓里，然后向检查人员笑了笑，背上背篓轻快地走出关口。

望着女郎的背影，郑全胜在思索着什么……

接完电话的次仁多吉坐在办公室里，仔细地看刚刚收到的一份《敌情通报》。战士郑全胜“呼”地一声闯进站部：“报告！”

次仁多吉头也没抬：“进来！”

郑全胜：“报告站长，有个梵国女郎在街上的十字路口摆了一个地摊，卖些首饰、香水啥子的，她对我们这些当兵的特别的热情，只要是军人，她老远就注意看着，等你走近了，她就十分热情地招呼你买东西，我总觉得她跟其他的商人不一样，咯老子的，我看里面有鬼！”

“啊！”次仁多吉放下手中的《敌情通报》，沉思了一下：“这倒很有意思，走，去看一看！国际上亡我之心的人，看来是有人在，利用我改革开放之机，搞分裂活动的大有人在！现在的情况十分复杂，境外的敌对势力利用我们改革开放的机会，千方百计混入我国境内，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就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害怕我们富裕起来！”

郑全胜带着次仁多吉直奔十字路口。

离小摊还有一段距离，次仁多吉一把扯住郑全胜：“别太近！”他俩便远远地观察着。

“看来这个女郎是见过世面的，而且是第一次到我们这边来做生意。”

次仁多吉在心里想着。就那个摆摊法，也很有点儿特别。粉红色的塑料布铺在地上，不仅一下子在色彩上与其他的小摊区别开了，摆在塑料布上的那些精巧玲珑的商品也显得华贵值钱了。一把淡绿色带红点黄点的伞，竖在空中，像一朵巨大的彩色蘑菇，把大自然的生命带进了生命的禁区，淡绿色在空气稀薄、四处是乱石的巴里拉镇，使人想到森林、空气、鲜花，让人感到清新、轻松，充满活力。难怪许多人都愿意到伞的旁边站站看看，使劲地呼吸几下，好像这伞会放氧气出来似的。女郎本人也穿了一件油绿色的上衣，深色的下装，虽说是冬装，却也显得十分的苗条。她守摊的姿势也与其他人决然不同，很有些别致。人家是盘腿正正地坐在那里，她呢，是顺着摊坐，一只手在地上支撑着身子，像是用玉石雕塑成一尊女神。在这商品的交响曲中，她的小摊是一个高音阶的音符。难怪她的生意那么好。女郎可能没有想到，由于她的别致和生意好，是要受到同行们的嫉妒的……

一个战士走过她的摊子，女郎老远就用藏语热情地招呼着：“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买点东西吧！金珠玛米！”

听见她的喊声，战士走过去。

女郎马上与战士攀谈起来：“买点儿东西吧！你看这些东西多好啊，你的家乡在内地吧？内地肯定没有这些东西的。”

战士：“我的家在西藏。”

女郎：“西藏人更喜欢梵国的首饰、香水、工艺品和吃的东西。”

……

还会藏语！是个人物！次仁多吉疑心更大了，一把拉着郑全胜的手走了过去，他要探个究竟。

梵国女郎见戴着墨镜、白手套，还带着勤务兵的军官直直地朝她走来，更是大声热情地招呼着，连忙站了起来，双手合十，齐于胸口，用梵国语致意道：“纳莫斯戴！纳莫斯戴（NAMAST）！”在她们那个国度里，军官就是地位，就是金钱，就是荣誉，就是姑娘，就是家庭，军官就是上流社会。

次仁多吉向女郎点点头，蹲在摊子面前，顺手拿起一个精美的小盒子，打开看了看，里面装着一只金光闪闪的戒指。

次仁多吉用藏语拉扯道：“阿佳（藏语：姑娘），这是金子做的吗？”

梵国女郎热情地用藏语回答道：“不是的，是电度的，假的。”

次仁多吉：“工艺真好，亮闪闪的，跟真的差不多！”

梵国女郎甜甜地一笑：“买一只吧，给太太！”

次仁多吉又拿起一个手镯子。手镯子的做工也很好，好像是用玛瑙做的，闪闪发亮。

女郎：“这手镯是用我们梵国一种特有的石头做的，做出来的手镯很像玛瑙做的，其实质量也不错，戴在手上也很高贵的，我们那边的妇女戴的人很多，主要是价钱不贵，一般人都能消费得起。”

次仁多吉打量着这位梵国女郎，墨镜后的两只眼睛迅速转动着，在努力回忆着什么。

次仁多吉拿起一盒梵国生产的咖啡，放在鼻子上使劲地闻了闻：“真香！真香！”

女郎不厌其烦地介绍：“我们梵国生产的咖啡质量是不错的，煮出来的咖啡又浓又香，既提神又助消化，比你们上海产的要好一些，不信你可以买来尝尝！”

看着看着，次仁多吉猛地抬起头，像用手榴弹似的扔过去几句梵国语：“多少钱一盒？用物换还是用人民币，你们的钱？”

梵国女郎愣了一下，眼睛直直地看着次仁多吉，用梵国话答道：“都可以。”

瞬间，他觉得女郎的面孔和神态有些面熟，说话的声音也好熟。“对，就是那个要雪莲花的女郎！没错！”次仁多吉心里说着。

不知为什么，次仁多吉心里突然一阵激动，一种说不清的激动，他一下摘掉墨镜，目不转睛地望着女郎。

梵国女郎被次仁多吉突如其来的动作搞懵了，不知所措地看着次仁多吉。

次仁多吉见女郎没有什么反应，脱下头上的军官大檐帽，把郑全胜的战士帽戴到头上，望着女郎笑着并做了一个扔雪莲花的动作。梵国女郎终于反应过来了，也认出了次仁多吉，“噎”地一下从地上弹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看了次仁多吉好一会，两只美丽的眼睛涌出晶莹的泪花，她从摊子上抓起一听英国产的奶油，激动地塞到次仁多吉手里。

次仁多吉不知说什么好，冒出一句不伦不类的话：“金珠玛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站在旁边的战士郑全胜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看次仁多吉又看看梵国女郎，两只眼睛溜溜地转着。

次仁多吉正要与女郎交谈下去，通讯员小李气喘吁吁地跑到他面前：“拉萨电话！”

次仁多吉只好向女郎摆了摆手，带着郑全胜一块急急忙忙向站部走去，他情不自禁地想，是她！真是她！半年前的“鸽子事件”又浮现在眼前……

亚东边境乃堆拉山口。在金珠玛米的绝密级的军用地图上，它的精确海拔高度是四千五百四十五米。它像一只熟过头的香蕉，暗黄色上，蒙了一层黑灰，躺在喜马拉雅山的万重冰峰雪岭间。奶白色的云雾，像阿佳头上的纱巾，成天在山口上飘来飘去，绕来绕去。在它的作用下，乃堆拉山口变得生气勃勃，气象万千，充满生机，显得是那样的壮丽、雄伟，又是那样的神秘、深邃。每当印度洋的劲风，顺着那通道式的山谷冲上来的时候，云雾被赶到了地球的底下，无影无踪了，天一下干净了起来；像是用水洗过的一样，是那样的湛蓝，像一块巨大的蓝色水晶玻璃，无论你是站着看还是坐着看，无论你是跪着看还是躺地上看，无论你是用望远镜看还是用照相机看，天都没有一丁点儿的杂质，你会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抚慰着你。四周的雪山一座连一座，座座晶莹，峰峰雪白，形态各一，情趣万千。有的凶神恶煞，有的慈祥可爱，有的膀大腰圆，有的婀娜多姿。有的像罗汉，有的像女神，有的像利剑……它们都气宇轩昂，用那雄伟的身躯，构成了地球的第三级。

一条还是清朝时代赵尔丰的军队，用满山遍野的鹅卵石堆垒成的高约有一百厘米、宽约五十厘米的国界，顺着山脊把这只只有零点五平方公里的“香蕉”从头到尾切成了两半。

远远望去，那鹅卵石垒成的国界有点儿像长城，也有点儿像巨龙，逶迤蜿蜒，连绵不断，真还有点儿气势。

国界的对面是古老的梵国。这边是也不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各自的领土上，梵国的兵们扛着那英式的、苏式的步枪，穿着那土绿土绿的麻袋呢军装，腰上挂着地瓜式的手榴弹，在那孟加拉式的方形观察棚外挺立着。我国的边防部队身穿绿得有点儿发灰的的确良军装，挎着带刺刀的冲锋枪和德国造的望远镜，在那圆形的钢筋水泥的哨棚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

在这生命的禁区，刺刀似的风，染缸似的太阳，只有内地百分之五十含氧量的空气，把两国军队的士兵锤炼得像出土文物一样，一个个黑天黑地的，个个都可以当煤炭部的部长了。

别看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绘图专家们连个针尖大的墨点儿都不肯给的小小山口，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作战室里，却有个专门的沙盘，山口的地形地貌、道路工事、梵国与我们的兵力部署、四季的自然变化等等都标得一清二楚，这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烟火不断，寸步不离，无线电波在北京与小山口之间飞来飞去，热闹得很，每时每刻北京对这里的情况都清清楚楚。